

爸爸變成了一隻熊

創作理念

擔任老師的歲月，曾陪伴一些孩子經歷家庭的震盪。在對話中，孩子偶爾會靈光乍現，用各種比喻來描述父母與自己的種種感受。這個故事源正是自於一句形容：「搬到外面住的爸爸，好像住到了一個洞穴裡。」

父母曾是如天地般穩固、可完全依賴的存在。但在那些必須長大的瞬間，孩子不得不重新辨識在從天地降為凡人的父母，並在動盪中將認知、情感與關係重建起來。

這篇故事試圖捕捉那種澄澈而帶點成長之痛的歷程。對我來說，孩子在幻滅中仍充滿愛意的視角，以及在家庭關係中力挽狂瀾的心情，是格外想令人好好珍惜的寶物。

爸爸變成了一隻熊

那天晚餐，新店溪的風挾著寒意吹進了客廳。爸爸坐在他一貫的位子上，避開我和媽媽的目光，宣布他得了一種「慢性熊化症」，他即將慢慢變成一隻熊。

其實，我早就有些預感了。因為幾個月前，我開始在家裡的磁磚縫隙裡發現一些大型動物的棕色毛髮。後來，爸爸身體變得厚實又蓬鬆，本來以為只是中年發福，沒想到他的皮膚逐漸變得黝黑，新長出的黑棕色毛髮愈來愈明顯。直到現在，我才看清，爸爸的鼻尖，竟然像隔壁的那隻大麥町狗一樣濕潤得發亮，黑得讓人心驚。

「這是一個過程，不用大驚小怪。」爸爸說話的時候，不經意露出了熊的長牙，喉間的鳴響好像低沉的雷聲。

＊

爸爸搬進了書房，要求我們沒事不要去敲門，說是怕誤傷我們。我心裡有點慌，但媽媽卻只顧著在廚房刷洗那些碗盤，頭都沒抬地說了一句：「知道了。」

等一下，難道就沒人打算做點什麼嗎？大家就打算放任爸爸這樣變成一隻熊？我不能坐以待斃，我得想辦法救回那個人類版本的爸爸。不過，這種事能和誰求助呢？光是要讓人相信我，恐怕就已是個夠艱難的任務了。

看來，我只能求助那位最穩定、永遠不睡覺，也從不覺得我瘋了的萬事通。睡前，我躲進被窩，偷偷打開手機，把萬能的 AI 小球叫了出來，用幾乎聽不見的氣音悄聲問道：「如果我的爸爸正在慢慢變成一隻熊，該怎麼辦？」

螢幕上的小球閃動著幽藍的光圈，快得像沒有思考過一樣，飛速回應：

「當至親的行為、外貌或性格開始發生巨大又超自然的轉變時，確實會讓人感到手足無措。如果我們把這看作是一個守護與適應的過程，以下有幾個不同層面的建議供你參考……」

＊

AI 的第一個建議是「解開誤食禁忌」。它說，它推論爸爸可能不小心吞下了什麼帶毒的野果，或是受詛咒的蜜糖。如果能讓他吃下某種可「解毒」的東西——像是帶著情感記憶的人類食物，或許可以逆轉熊化的過程。

我想起爸爸以前最愛吃媽媽做的酸辣湯，通常他們吵架後，這碗湯就像一道和解咒，只要酸與辣的蒸氣一冒出來，氣氛就會緩和許多。我拜託媽媽煮了一鍋，趁著熱氣騰騰的醋味還浮在空中，趕緊把湯端進了幽暗的熊房。

走進房間，熊的氣味像厚重的毯子一樣壓了過來，酸辣湯的味道好像瞬間熄滅了。

「爸爸，你要不要喝酸辣湯？」我把盤子放在地上，輕輕戳了戳爸爸。

但他只是動了動鼻子，用那漆黑鉤爪的手指將盤子撥開。爸爸擠出轟隆的聲音，說他熊化以後，人類飯菜的味道只讓他反胃。他盯著窗外，說他現在的熊鼻子能聞到幾公里外溪裡的鮮魚，那才是他渴望的味道。

當我把酸辣湯端走時，在地上瞥見幾張百貨公司的發票，上面果真寫著「頂級挪威鮭魚腹肉」、「極上生魚片雙人特餐」……原來，熊的胃口這麼挑剔。

看來這一招要有用，還得要熊先願意吃下人類的食物才行。

＊

AI 的第二個指令是「修補裂痕」——或許修補某件對爸爸和我們而言很有意義的東西，是將他修復成人的關鍵。

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客廳那張壞掉的法式花布沙發。那張沙發是爸爸媽媽剛結婚時買的，他們的婚紗照、我們的全家福、我的生日派對、週末的電影之夜……都有那張沙發的身影。

不過，沙發半年前就癱了一隻腳，成了不能坐的三角椅。爸爸一直說他會修好，但又遲遲沒動作，所以沙發到現在還是個擋路的擺設，攤在客廳的角落。

還好，這學期我選的是木工社。我把沙發靠在牆邊，拿小工具箱在那隻鬆動的腳上敲敲打打，沒想到癱了的沙發腳竟然被我誤打誤撞的修好了。

傍晚，我期待著看著爸爸從書房走出來。這時他已經變成了四肢爬行的棕熊。爸爸熊看到沙發後毫無變化，只用他那龐大的身軀一躍，靈活地跳上沙發，只聽見沙發發出了臨終前的哀鳴，碰碰大響之後，那些原本支撐著全家重量的彈木頭底座，完全撐不住爸爸熊的重量，頹然倒下。

爸爸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，竟然還揮動他那鋒利的爪子，把沙發精緻的歐式繡花縫線狠狠撕開。

雖然 AI 有介紹熊的其中一種特性是磨爪來標記領地，但這個熊爸爸也太不懂事了吧！我抓著他的熊掌想阻止他，迎來的卻是一陣嘶吼掙扎。

很不幸地，那張沙發在我們雙方掙扎對抗的同時，變得更加支離破碎。爸爸熊的身形是如此巨大而沈重，等我終於成功固定住爸爸的熊爪，才發現繡花雖是守住了，但沙發已經像被砸爛的餅乾屑，彈簧四散，棉絮爆裂而出。可惡的爸爸熊，居然還在一片廢墟上享受地不停打滾，之後還小睡片刻才回到熊房。

我很擔心媽媽回家後會崩潰，但她下班回家後看到一片狼藉，居然只愣了一下，確認我沒有受傷後，就冷靜地打電話叫人來把沙發碎片清掉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和媽媽坐在空蕩蕩的客廳地上吃外送的玉米濃湯和小籠包。其實這也是爸爸最愛吃的東西之一，但我們都沒有去問他要不要吃。

*

一週之後，厚重的熊皮毛已經從爸爸的背部蔓延到了他的心口。變得更加巨大的他，不再試圖擠進書房裡過小的單人床，也不再試著穿那些不斷被撐破的襯衫和長褲。

「這裡太窄了，我聽不到森林的聲音。」雖然他沒有大吼，但更加熊化的聲音聽在我們耳裡已經很像是咆哮了。爸爸熊只要說話，桌上玻璃杯都會被震得隱隱作響，我們都得捂起耳朵。

週五晚上，他開始把書撥落在地，用爪子將地毯撕成條狀，在書房裡築成一個簡陋的巢，一路忙到隔天日落還是不滿意，仍然到處轉來轉去，像是在掂量房間的大小。我和媽媽在空空的客廳地板上假裝睡午覺，其實都用眼角在偷看爸爸的動靜。

過了半天，爸爸走到房間門口，用他變得更大的身影面向我們，宣布他要搬去直潭後山的山洞裡。

「我需要空間。」他丟下這句話，隨後抓起一個側背包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門。以一隻身軀龐大的熊來說，他的腳步怎麼會如此輕快？完全沒有一個得了「慢性熊化症」的病人該有的沉重。

這時，我突然想到 AI 給我的第三個建議——「喚回記憶的擁抱」，或許此時給爸爸一個愛的擁抱，會將他從野獸的狀態中喚醒。

我追了出去，在公寓一樓的大門口找到了爸爸，衝上去緊緊地抱住了他。爸爸被我小小的撞了一下，遲疑了一會後，用他的棕熊爪輕輕的回抱了我。他那堅硬又扎人的毛皮，傳來一些發霉的味道。之後，熊在我耳邊發出一聲聽起來不耐煩的鼻息，爪子輕輕把我的肩膀推開，之後就咻——地一聲，消失在了黃昏的光線中。

看來這一招並不靈驗。

*

AI 還有第四個建議，就是「還原詛咒之物」——檢查家裡是否有神祕圖騰、古董等奇異的物件，它們可能帶有某種詛咒，把它消滅即有可能將人類恢復原形。

我將全家上下翻了一遍，還很小心地不要翻箱倒櫃到會被媽媽罵的程度。最後終於在爸爸的抽屜底層，發現了一個精緻的紅絲絨盒子。這個盒子一看就不尋常，我打開一看，發現盒裡躺著一條亮閃到刺眼的粉紅色項鍊，看起來就詭異到令人懷疑。

我看不出是項鍊上的是哪一種寶石，但絕對不是我們家會出現的物品。畢竟爸爸不戴項鍊、媽媽對金屬過敏，而這種貴重物品更不可能是送我的吧？我判斷，這很有可能就是讓爸爸被詛咒成熊的項鍊。

到了這個地步，我覺得需要該讓媽媽參與我的計畫了。雖然之前一直擔心她會覺得這是「小孩子愛幻想」、「不要搞些有的沒的」，但如果要把可疑的項鍊徹底消滅，似乎會需要大人的幫忙。

晚上，我把項鍊拿給媽媽，她的臉瞬間發白了，但居然沒有多問什麼，也沒嫌我的計畫是癡人說夢。反而在回神之後，努力擠出一絲細微的聲音問我：「消滅的話……把它燒掉可以嗎？」

這應該是這幾年來，我跟媽媽最快達成共識的一次了。我們在家裡找了半天，最後拿出了被當醫藥箱的結婚喜餅鐵盒，在陽台上點起了火，小心翼翼的把項鍊放入燃燒的火焰中。

我們在陽台上看著夜景，也看著燃燒項鍊的粉色火焰，雖然煙霧時不時冒出一陣刺鼻難聞的人造香水味，但閃動的火焰和它散發的溫度好像有種魔力，這感覺是爸爸變熊以來，我和媽媽難得感到平靜的時刻。

火焰正旺時，媽媽轉頭看我，嘴角帶著笑意：「要不要來烤棉花糖？」

哇，當然好！晚上不僅在家燒東西，還可以現場烤甜食來吃？這簡直是聖誕夜。我們衝去附近的便利商店買了棉花糖和竹籤，在粉紅項鍊的火焰上烤棉花糖，烤完一個又再烤一個，有幾個還燒成了黑炭，讓我們在陽台上又笑又叫。

雖然我曾閃過一個念頭：會不會受詛咒之物燃燒的煙霧，也可能有點危險？但看著媽媽像小孩一樣開心的表情，我決定暫時不管這個問題。

＊

項鍊燒掉之後，一天、兩天過去了，不論是熊的爸爸還是人類的爸爸，都沒有任何動靜。

事已至此，我覺得我得去山裡找爸爸。他是否仍是那副熊樣？還是他已經變回了人，但因為某些原因——像是沒有衣服、失去了記憶而回不來呢？

爸爸臨走前，沒有說他會躲在哪一個山洞，但我其實大概能猜到。離我們家走路只要十五分鐘的直潭山步道裡，有一個可以延伸到森林深處的岔路，那裡有幾個巨大的岩洞，看起來像是被廢棄的防空洞。我們之前在爬山時曾誤入那條小路，那時爸爸還開玩笑說：「洞裡會不會有熊啊？」

媽媽說我們不應該去打擾爸爸，但我不同意，因為再怎麼說，他還是爸爸啊。如果我們不救他，還有誰可以呢？

於是，在一個週六的早上，我假裝成要去同學家，實際上則偷偷出發前往山洞。我心裡有點緊張，但又覺得自己很像奇幻小說開頭的主角，即將踏上冒險的旅程。

走上岔路，一路到靠近岩洞的區域，我果然看到地上有爸爸熊的爪印。我蹲下來更仔細看，卻發現那裡除了大熊的爪印，似乎還有一串小一點、痕跡更輕盈的熊掌印，兩串腳印靠得很近，從洞旁茂密的蕨類叢一路延伸到山洞裡。

我心裡有點慌，不確定地叫著爸爸，邊走進山洞，遠遠地望見他還是一隻大熊的模樣，靜靜的躺在山洞裡睡著大覺。

等我走近一看，忍不住驚叫了一聲——那裡還有另一隻熊！一隻比爸爸再小一點的熊！那隻熊窩在爸爸的旁邊，身上還蓋著一條亮閃閃的粉紅色毛毯。爸爸熊聽到我的驚叫，馬上跳了起來，用最猛烈、兇狠的氣勢，對我發出了淒厲的吼聲。

你有被熊用全力吼過嗎？如果沒有的話，我可以告訴你：對小孩來說，幾乎就跟炸彈在你耳邊爆炸一樣。我連摀耳朵都來不及，那個聲音的震波就朝我的耳膜襲來，讓我的頭痛得嗡嗡作響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下一秒，熊四腳落地，朝我撲了過來，我趕緊拔起自己動彈不得的腳往回跑，邊跑邊感覺到岩壁和樹枝刮傷了我的臉和手，帶來一陣一陣連綿不斷的刺痛……但此時我除了跑，其他什麼也管不了了。

＊

我衝回家，聲嘶力竭地告訴媽媽那些腳印的事。

當時的媽媽，正把爸爸剩下的汗衫收進紙箱。她抱著大哭的我，一邊幫我的傷口擦藥，等到後來我哭累了，還是把我緊緊摟在她懷裡。

「爸爸變成熊之後，可能也會比較想和其他的熊一起生活。」媽媽平靜地開口。雖然她的身體僵硬而冰冷，像是一條繃緊的弦，但她仍然輕撫著我的頭髮，直到我精疲力竭地睡去。

半夢半醒之間，我想到 AI 的資料庫中其實還有密密麻麻的「如何協助變成熊的爸爸」的建議，但我再也不想去試了。

＊

在我大哭的那天之後，家裡的氣氛似乎慢慢改變了。那種一直懸在空中的壓力，好像隨著我們接受爸爸熊的離去而消散。

空蕩蕩的客廳裡，出現了一台媽媽新買的平台鋼琴，就是那種之前被爸爸嫌貴、嫌吵、嫌太佔空間的鋼琴。媽媽最愛的盆栽開始滿溢在屋內，家裡飄著蘭花、百合、波斯菊和茉莉花的香氣，陽台上則有番茄、蘿蔔、香草的幼苗。原本逐漸變成熊洞的家，現在正長出一座讓人安心的花園。

在巷口的櫻花開的那天，我打開門，看見媽媽坐在窗邊，有些小心翼翼地彈著新鋼琴。前幾天她換了一個清爽又年輕的短髮，看起來好像十多年前她的結婚照裡的樣子。

媽媽發現我回來了，有點不好意思地跳了起來，順手打開音響，使空氣中充滿了過去爸爸總嫌吵的爵士樂。

「晚上我們來吃羅宋湯吧，放超多的馬鈴薯、紅蘿蔔、洋蔥、花椰菜、豆子，然後甜點是冰淇淋配藍莓！」媽媽輕巧地跳進廚房。記得媽媽一直都討厭肉味、嗜食蔬菜，所以過往總可以看見媽媽皺著眉頭憋氣，在廚房幫爸爸炒肉、燉排骨的身影。現在，媽媽終於可以盡情吃她的菜了，雖然苦的是同樣肉食性的我。

晚上，我賴著媽媽，窩在她的身邊睡覺，睡眠惺忪之際，聞到了媽媽身上茉莉花混著一點莓果的氣息。

「媽媽，家裡現在聞起來好香，一點動物的味道都沒有了。」我小小聲的說，然後感到媽媽輕笑了一聲。此刻，家裡雖然少了一隻爸爸熊，但我能清晰地聽到媽媽微小而綿綿的心跳聲，這比解除任何魔咒都來得更讓人安心踏實。

夜色中，媽媽一轉頭，我突然感覺她的頭部傳來一種奇怪的、極其快速的震動。接著，一個毛茸茸的東西掠過我的臉頰。

一股不祥的預感冒了出來，我努力的在黑暗中睜大眼睛，只見一對長長的、雪白的、不該出現在人類頭上的東西，正微微顫動著……

不會吧？